

自負與自卑

梅雨

自卑不是謙虛，卻與自負有著密切聯繫。它們兄弟二個誰先誰後很難說，比做孿生更貼切。自負的人做事不踏實，自以為是，總想壓倒別人，處處顯示自己。這種人看上去高傲自大，其實內中空虛，非常脆弱，一旦遇到挫折，便一蹶不振，自暴自棄。由於失去了滿足強烈自尊的市場，便很容易走入另一極端——自卑。

與謙虛者的大智若愚，不愛張揚相比，自卑的人一旦做出一點成績，便迫不及待的讓人知道，顯示自己的實力，滿足自己的自尊心，這時的自卑急速的轉為自負。

由於自卑者太在乎自己，太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因此，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而易做出不理智或偏激的決策。自卑者經不起失敗，一旦陷入困境，便進入了一個死亡性的惡性循環。越自卑，越沒有信心，越沒有信心，感到自己越無能，無能感越強烈，自卑感就更加死死地籠罩著他。這時，他看到的世界越來越小，小到只有他自己，到最後，只有消極的苟且偷安。說到底，自卑還是因為太在乎自己造成的一。

難道人不需要在乎自己嗎？需要，但凡事不要過分。記得有一位老母親去參加聚會，在家裡選衣服，問兒子哪件更好看，兒子開始慢不經心的應付著，後來不耐煩了，說了一句：「媽，說真的，您穿哪件都一樣，沒有人會在意您。」事實是這樣的，想一想，世上的人，誰會特別在意別人的穿著呢？除非你的所做所為影響了他人，或善或惡，或同情或傷害，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能真正的引起人的在意呢？

不管自負或自卑，都是氣質中有危害的因素，如果想改變，那就先把「自己」放下，去關心一下別人。當你真正為他人著想的時候，才會受到別人由衷的尊敬和愛戴，到那時，你也不會在意別人說你什麼了，因為你已經跳出了個人的小圈子，你已經能夠理智的，按照你的原則去做事了。

潺潺溪流門前過

顏福南

過慣了台北車水馬龍的日子，搬來台中幽靜的鄉下，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充斥耳邊的不是轟隆轟隆的引擎聲，不是忙碌的跫音，而是潺潺的小溪輕唱，落葉翩翩點綴，好像走入一幅圖畫。

水遠遠的流過來，蜿蜒成一條細細的溪流，好像母親伸出柔軟的手，輕輕拍撫著農田和果園。溪流的上游，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白色的野薑花，一頭老牛靜靜的躺在河邊，不久野薑花飛上了牛背，仔細一看，原來是白鶯鸞。更多的白鶯鸞飛來了，低低的，遠遠望去好像長了翅膀的野薑花。

靜靜的溪水好像○○的果凍，水面上倒映著樹和山，藍藍的影子是夾心果粒，這是夏天最清涼的薄荷口味。附近的孩子喜歡在溪邊扮家家酒，他們巧妙的把青草綴成一條項鍊，柳枝彎成小小的拱門，牽牛花是新娘的捧花，快快樂樂的在溪邊拜堂辦喜事。這些遊戲一代傳一代，從來不用口語相傳，溪邊是童年織夢的舞台。

溪水愛唱歌。清晨露水未乾，初醒的夜間上點點圓露，輕輕走過，總有一兩個露了的音符掉入溪裡，當麻雀在電線杆上唱著五線譜時，一滴兩滴的露水也喚醒了溪水潺潺的歌聲，多嘴的風也來湊熱鬧，穿梭在溪邊林間，紛紛落下的竹葉是觀眾的掌聲，好一場美妙的演奏。

太陽露出了笑臉，當他的足跡停留在水面時，風也停止了，所有的花兒、小草都靜悄悄的，等著讓陽光染紅他們的小臉，於是，每一天溪邊都會長出更多璀璨的紅花綠葉。陽光慢慢吻遍溪邊每一個角落，花兒的笑容更加燦爛，水草悠閒的躺在河面享受日光浴，陽光穿越溪水，一閃一閃的波光似魚鱗，哇！魚兒游來了，他們快樂的成群結隊和太陽約會。

我最喜歡黃昏時到溪邊，太陽的餘暉把溪水染成金黃色的絲帶。我坐了下來，靜靜的看著天空飛舞的燕子，沒有人知道，我是一隻自由自在的鳥兒，馳騁在自己想像的天空。

小太陽

林良

這個小小的小第三者，似乎一生下來就得到父母的鍾愛，在她噉著小嘴唇甜蜜睡覺的時候，在她睜開烏黑的眼睛凝視燈光的時候，在我們發現她臉上有顆小黑痣的時候，那種生活溫馨！

但是她也給我們帶來現實的生活問題。她的小被窩裡好像有一部小印刷機，印出一份一份淺黃深黃潮溼溫和的尿布。我們一份一份接下來，往臉盆裡扔。因此，阿釧的眉頭皺了，阿釧的胳膊酸了，阿釧的脾氣壞了。她的印刷機使我們的臨時佣人吃不消了。

我們的臥室開始有釘鎚的響聲，鐵絲安裝起來了，一道，兩道，三道，四道，五道，六道。她的尿布像一幅一幅雨路中的軍旗，聲勢浩大的掛滿一屋。我們在尿布底下彎腰走路。鄰居的小女孩來拜訪新妹妹，一擡頭瞧見那空中的迷魂陣，就高興得忘了來我家的目的。書桌的領空也讓出去了，我這近視的寫稿人，常常一個標點點在水上，那就是頭上尿布的成績。

一切都在改變，而且改變得那麼快。我們從前那種兩部車子出門，兩部車子回家的公務員生活樂趣被破壞了，但是我們卻從另一方面得到了補償。我們可以捏捏嬰兒的小手，想像跟童話裡的仙子寒暄，可以撫摸她細柔漆黑的髮絲，可以看她在澡盆裡踩水像一個小青蛙，可以在她身上聞到嬰兒專有的奶香味，在她那一張甜美的小臉兒前面，誰還去回憶從前的舊樂趣？

這小嬰兒會打鼾，小嗓子眼兒裡咕嚕咕嚕響。她吃了奶會打嗝，會伸個懶腰打呵欠，還會打噴嚏。我們放在床頭的育嬰書上說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們享受她給我們的一切聲音，這聲音使我們的房間格外溫暖。我們偷看她安靜時候臉上的表情，這表情沒有一絲愁苦的樣子。

她佔用我們的半張床，但是我們多麼願意退讓。她使我們半夜失眠，日間疲憊不堪。我們卻覺得這是人間最快樂的痛苦，最甜蜜的折磨，但願不分晝夜，永遠緊擁她在懷裡！曾經苦苦的盼望著太陽。但是現在，我們忘了窗外的世界，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小太陽了。小太陽不怕天上雲朵的遮掩，小太陽能透過雨絲，透過尿布的迷魂陣，透過愁苦靈魂堅硬的外殼，暖烘烘照射著我們的心。

我多麼願意這麼說：我們的小太陽不是我們生活的負擔，她是我們人生途中第一個最惹人喜愛的友伴！

秋日的聲音

王家祥

對於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而言，秋天是全力盛裝正視死亡的美麗季節。秋天的雲最短暫，秋天的欲望最少，秋天最接近死亡，秋天是生命覺醒和改變的最佳季節；所以秋天一點也不憂鬱，秋天無歡亦無悲，清明爽朗。秋天的聲音細緻內斂，難以傾聽。

漢人曆法中九月是秋天的開端，正是西南海岸的平埔族釋放向魂的開向祭舉行之際；所謂向魂指的是大地上一切的魂靈。西拉雅人以月亮的陰晴圓缺謹記奉祀祖先阿立的儀式要月月遵行，永傳後世。西拉雅人以身體髮膚的感受和眼觀萬物遞嬗輪替來判斷節氣與四季的律動。因此安慰向魂的祭典舉行之際，雖已是漢人曆法中白露之後，霜降之前的秋分，在古稱倒風內海的西南海岸野原上仍是獵鹿人赤身裸體的夏季，暑氣依舊逼人。只有敏感的伊尼卜司（女巫）必細心注意節氣的變化，在早晨的露水漸漸增多轉寒之後，直到降霜於田野之前的那段陰晴圓缺，便是決定安慰向魂的時機了。記得將壺中鎮壓向魂的伊尼青葉（澤蘭）從向水裡拿開，釋放被禁閉整個春夏的魂靈們回到世間優游。

魂靈們在秋天群起回到世間優游的聲音我們聽不見，那是生命死亡後的聲音。生命發生的聲音有些是聽不見卻看得見的，某些聲音可以在心中滋長，甚至變得很喧囂，耳畔卻沒有任何聲響；只有西拉雅的女巫聽得見向魂渴望秋天的聲音吧！相信魂靈們繼續在世間遊蕩的聲音從來不曾離去，西拉雅人於田野上響起的賽戲祭歌在秋天卻逐漸消失了！我們在臺灣古文獻上聽見的獵鹿人奔馳在疏林草原的聲音已成絕響！看見的秋日祭歌已經不在公廨廣場上回盪悠揚！

西拉雅人知道，秋日草野的氣息真正來臨是從霜降之後，粟米成熟的那個月圓之夜；在那一夜要舉行祖先阿立誕辰的狂歡夜祭；粟米總在夏天拼命成長，秋天收成。從夜祭之後便是真正的秋天了！那是漢人曆法小雪以後的十月十五日，草木開始枯黃蕭瑟，鹿群必須集體遷移南下，尋找尚未枯死的青草與耐寒的新葉，也是獵人們群集出動，在草野上圍獵鹿群的時節。

那是四百年前的秋天臺灣原野典型的聲音：鹿群踏動大地，獵人放火燎原。野火吞沒枯黃草木的猛暴巨響，已經驅趕驚惶奔走的鹿群從草原深處竄出，迎面撞上狂呼吶喊，手持標槍的獵人許多世代了；數百年前秋天原野上的生態一直維持如此生與死的平衡；草原靠大火重生，卸去枯死的屍體，待明年春雨後新生，鹿群需要新生的草原，而放火的獵人需要繁衍不斷的鹿群；直到漢人入侵將疏林草原開墾，這些聲音變得久遠而不再響起。

面對失敗的胸襟

劉靜娟

最近，去看了一場運動會。是由數十所幼稚園合辦的。

有一個節目是踩對方以橡皮筋套在足踝上的氣球。時間結束時，氣球破得少的一隊便是贏家。當那一隊隊天真無邪的小孩列好隊準備進場時，我注意到一個年輕的女老師把她的學生們圍攏來，小聲地面授機宜。看她那麼慎重，我覺得非常有趣。可是她看到我在傾聽，臉色卻不大自然。原來，啊！我再也笑不起來了。原來她在指導那些可愛的小天使們作弊。她告訴他們，如果踩不破敵隊的氣球，用指甲掐！而為了讓她手下這些小將們的氣球教對方無從踩起，她把它們拉高到小腿，甚至大腿上！

我知道幼稚園與幼稚園之間的競爭很強烈；但是，在運動會中爭取到「好成績」就可以爭取到更多的學生嗎？或者她這樣打起來的嗎？或者她這樣做，只因她個人好勝心切？

還有一個節目是推輪胎。小娃娃們推著輪胎小跑一個來回，再移交下一個人接著推。幾乎每一個娃娃，人都還沒有跑出去呢，輪胎已被他身後的老師或家長猛推出老遠；他只要跑過去便成。而他還沒跑到對岸，人家又幫他把輪胎推過來了，於是掉頭再「追」輪胎。……

當然，這樣的運動會其實只是遊戲，大人孩子樂成一團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可。不過，我發現有些守規矩的孩子也懂得氣憤不平了。這樣的「兒戲」會給他們怎樣的啟示呢？要贏過別人必須投機取巧？必須作弊？而那些贏了的孩子，他們真正嘗到了勝利的滋味？

其實，人的一生之中，不知道遇到多少挫折和失敗；所以面對失敗的胸襟是必要的。我們教育孩子爭強好勝時，更應該讓他明白：輸並不可恥，可恥的是贏得不正當。輸得起的人才是坦蕩蕩的君子。能從失敗中得到教訓，堅強地重新站起來，才是真正勝利。